尚書考辨

尚書攷辨卷第四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下復出二篇付

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僞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堯曰

楊氏時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論語注

閻氏若璩曰二十五篇之書其最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

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
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
字僞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
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並疏證第三十一
敬攷僞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
此十有六字乃人非必返之于心眞知十有六字者切
于人倫日用之實關乎學問心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
傳也徒見朱子注中庸取此十有六字以爲中庸所祖
述今一旦僞之曰出于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
且以不尊也然果道統非此不傳執中之旨非此三言
不明則論語明聖學之傳何獨遺此三言不備錄耶且

此十六字誠爲精密可傳道統矣然非朱子闡發其蘊人且不知也孔仲達正義曰民心危險道心幽微又曰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義涉淺襍未足爲傳道之要自朱子出以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襍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然後人知此十六字爲道統之正傳則人所尊信者朱子之十六字爾夫言苟合道芻蕘可詢何必出于朱子者必無與于聖道書雖僞無害于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于其書之僞也又考世所傳馬氏忠經引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漢融本傳記融著述無忠經隋經籍志新舊唐書諸目皆無其本則亦僞託者與

閻氏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

終韻協稱意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于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益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疏證第七十四

敬攷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攷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顯而易見詳范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勅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無以告誡如歷代冊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巽位未定遽以此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也舜方以至言命禹傳位卽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曰

墨子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卽湯說亦猶是也湯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兼愛下

呂覽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順民

皇甫氏謐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之社曰唯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引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即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為即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之文湯為旱禱而引告欲以欸禍歸已而為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湯罪已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為不具之文何以訓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僭越一十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真如茲所云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者欺僞論語不得不僞湯誥矣又考作湯誥者以論語爲王故篇首即曰誕告萬方又曰爾萬方有衆又曰敢虐于爾萬方百姓類舉萬方非彼求合論語萬方語乎又發端即曰惟皇上帝又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將天命明威又曰上天孚佑下民又曰天命弗僭類舉帝天非欲求合后帝帝心諸語乎

孔氏安國曰自予小子履至無以萬方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墨子引湯誓考今本墨子作湯說盖字訛其辭若此

論語集解引

敬考國語周襄王賜晉惠公命内史過告王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文則已散亡矣是直誤以國語湯誓爲即今湯誓故謂之伐桀之誓也孔君亦復如是而漢儒承學皆以爲然故班固與諸儒

白虎通論兩引論語皆云伐桀告天三軍三正作湯誥者遂出漢儒之後故宗其意而用之其不盡合漢儒者亦已文爾今誠然湯誥支離之語而以墨子說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犁然有當于人心邪又考蹟證云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用玄牡豈桑林自禱之時閻君精博此則小失武王克殷至成王而後制周禮洪範周書仍稱殷祀成湯初服何嫌夏姓乎　又考孔安國所得眞湯誥無此語故以墨子稱論語乃邢氏正義爲之解曰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乃墨子明云禱早正不足以證伐桀邢氏似未讀墨子而臆爲說者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堯曰

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兼愛中

敬考論語集解載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豈見東晉泰誓者之言與然所証尚未爲確訓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其言可信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語如出一口其爲祝禱之辭無疑其不得入于泰誓也決矣且墨子所述與論語文合其不得于四語之中橫安天視天聽二語又決矣

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

閻氏若璩曰嗚呼瘉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卽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益秦近乎戎

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誅已甚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聾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疏證第六十三

王氏善橚曰民墜于紂之水火日引領而望武王之救以至仁伐至不仁此豈待武王多其辭說極口詆紂而後曉然共信哉奈何誓于未渡河矣渡河而戊午再誓戊午之明日且三誓豈初誓時預留不盡之談爲再誓三誓計耶抑初誓時不能悉記紂之惡積日而搜索之務窮厥醜不

肯稍留餘地邪此皆光明忠厚者所不為也而謂聖人為之邪我知之矣紂居下流後世諸子家皆歸以惡作僞書者漫剽之又廣輯書傳之所引若于堆叠不能成文遂喋喋焉衍而為三也石壁山房初稿

敬考子貢所謂如是必有所指今讀晚出泰誓三篇于諸傳記下流之歸者蒐輯幾無一遺並族罪世讐諸語從未加諸紂者亦鍛鍊而周內之然以入武王之口累紂固不足惜累武王則已甚爾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憲問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敬考子張疑三年不言臣民何所稟命故孔子告以聽于冢宰此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今作僞者儼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于伊訓篇首若然子張旣讀伊訓及讀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通知其義則此問亦當在三隅不反之列觀其勉强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一校以孟子而知其僞也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萬章

又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盡心

左傳祁奚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注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襄二十一年

國語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韋解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晉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司馬氏遷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

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史記殷本紀）

徵考據孟子及史傳之文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明矣此大聖人之創舉千古不能有二者也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爲名不可居爲之經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曰王徂桐宮居憂爲之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奉王歸于亳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迹急急焉喪未終而奉以歸若然則伊尹並未嘗放太甲特移就闇之側爲廬墓之舉而伊尹之攝政亦冢宰之常法耳是孟子所云皆妄語矣信孟子則不得不僞太甲矣

閻氏若璩曰孟子一段玩其文義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

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于亳雖殷本紀首三年指初即位不指被放之後要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異也疏證第六十

敬考孟子所謂太甲悔過之三年即伊尹放桐之三年似無六年惟史記謂太甲立三年而後放桐考之情事則合葢太甲雖不明當宅憂之時即欲顛覆典刑而有所不得惟三年之後既已親政而壞法亂德伊尹乃不得已而放之此其實也若如僞書則直無三年矣湯以十一月崩天子七月而葬則葬當在次年五月既葬而後營桐宮則徂桐當在六月已後距三祀之十有二月僅十九閱月未終二年何爲三年乎

閻氏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

爲似注書序之語言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柰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誑歟號證第六十」

敬考東晉作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故于湯之放桀曰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以放桀爲非者今茲又以放太甲爲非也故深諱放之一字不著于篇然則何以徂桐則以爲居憂云爾居憂何以于桐則以爲湯葬地云爾後人狃于恒情而無以見伊尹之志嚮乃崇信晚作妄誕前猷反云孟子非也明陳氏第尚書疏衍云云夫孟子不足信天下安有信書哉又考皇覽郡國志太康地記春秋釋例帝王世紀水經注括地志寰宇記太平御覽文獻通考諸書說桐宮及湯冢者言人人殊四書釋地定以桐在虞湯冢

在汾陰未敢遽從別有著論茲不悉及

司馬氏遷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殷本紀

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書伊訓序

孔氏穎達曰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書正義

敬考夏殷已來書闕不具後人稍以稽其譜牒獨以有史記存史記采世本而作紀所謂甚多疏略時或抵捂者自不能免而外丙仲壬則確甚以與孟子合也嗣是劉子駿班孟堅作歷志趙邠卿注孟子皇甫士安述世

紀說無異說此正士安未見僞傳之驗孔仲達欲尊僞傳假士安以爲重于所不合輒訾其疏殊
可證蘇子瞻林少穎解尚書據孟子以辨正書傳學者可
以知所從矣乃金氏作通鑑前編用胡氏大紀論極言
立弟之非而于盤庚立弟云必有所不得已也然則湯
伊尹非亦有不得已者乎斯時太丁既卒太甲尚幼且
又未見其賢不得已而立外丙及外丙早世又不得已
而立仲壬假令二君者有一人天永其年則桐宮之放
無其事矣放太甲伊尹之大不得已也事固有可行于
古不可行于後者唐虞傳賢王會以之亂燕殷而立弟
宣公以之亂宋以後世之不能行疑古人之未必有致
使孟子爲不信之書也庸有當乎又考大紀又據皇極經世云云術數小道
致遠恐泥據數而擱抑又末矣　又考僞傳之誤由于誤解書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與易繫辭包羲氏

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文例相似不相連爲解也其必特書成湯既没者蓋古序原文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並列伊訓之前以此二篇爲湯世之書而非外丙仲壬之書也其卽稱書太甲元年者明伊訓所稱元年乃太甲元年而非外丙仲壬之元年也若二帝始末則簡册別具而此不暇及安得以講解未明並孟子疑之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

荀子曰厥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儒效

司馬氏遷曰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梅氏鷟曰晚出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衆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今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紫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尚書譜）

敬考東晉作者正以武成見疑于孟子故博采易緯例兵之文而深沒周師進馳之迹令吾之經無可議若孟子在當時也微甚雖與之悖而不顧矣然孟子所讀者秦未焚之眞武成其不得如今武成云云有斷然者（攷）

朱子注孟子云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爾疏證云孟子本意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書譜云朱子之明過于鄭僑晉人之欺甚于後人朱子如子產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盡心

閻氏若璩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叙事之辭今竄入泰誓篇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即其事也考史記本之逸

周書克殷解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有議論夾叙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已甚疏證卷九

敬考此武王弔民之辭民大悅之實也所謂仁義之人其言靄如者今勉強易置以入泰誓豪無理致孰僞孰眞固不必深辨而瞭然矣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滕文公

閻氏若璩曰有攸不爲臣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

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畀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國殷甚且曰天邑商其餘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偏告羣臣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疏證第五十一

敬考趙氏注孟子以此爲伐紂時非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外滅國者五十此武王誅紂之後既定天下而紂之餘黨有負固不服者故曰有攸不爲臣若紂尚在諸侯尚未臣周也曰紹我周王若紂尚在武王尚未稱王也今用此語于武成且爲伐紂之前禱神之辭而武王追述之以告諸侯者是猶匪文王稱王武王觀兵諸謬說別有辨見後 其悖戾不已甚乎

孟子曰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梁惠王

又曰湯居亳與葛為鄰云云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云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滕文公

閻氏若璩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後我凡三見斷為書辭

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于書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以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而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作者輙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疏證第五十一

敬考孟子引書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及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及徯予后后來其蘇諸語凡讀孟子者皆知其爲史臣紀事之文此文理之顯然易見者而牽強援入仲虺口中殊不類此雖無關大義而足證僞書之襲孟子故論之以爲據僞書疑孟者釋焉又考疏證第十一曰兩書有出一處而僞爲引者所增易實于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辭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概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于兩書邪

不得疑其出于兩書而柰何后來其辭既竄入仲虺之誥后來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邪愚謂堯典敖奏以言三語又見于皋陶謨其文小異故后來無罰刑用于太甲者援此例爾

一枚以春秋左氏傳而知其僞也

左傳曰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云云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云云子虞人之箴曰云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云云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襄四年

國語曰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楚

屈子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離騷經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論語羿善射注

韋氏昭曰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楚語注

杜氏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襄四年左傳注

皇甫氏謐曰羿以善射聞及夏之衰因夏民以代夏篡帝相徙于商邱（帝王世紀史記夏紀正義引）

敬考參稽已上諸文羿代夏政于相而不于太康也久畋失國羿事而非太康事也太康淫放好樂而非好畋也太康亦在五子之內子者對啓之稱而非必母存也須洛汭因失邦而非因從畋也東晉作五子之歌者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而考之不詳見序有須于洛汭一語是必太康先已遠出而後五子從之也見左氏傳有因夏民以代夏政一語是必夏民大不堪命而後羿得距之也太康何以遠出夏民何以不堪命莫如久畋足以參合矣遂移淫于原獸諸事跡于太康以作此經若洛表之文又因洛汭而生御母之文又因五子而生

距河之文又因洛表而生述禹戒及祖訓諸文又因夏
訓而生事既非實其所抵捂者多矣

梅氏鷟曰孔穎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爲即五子之歌文
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窮由是
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爲虞箴
亦專以責羿耳太康無預魏晉間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
而爲太康之田胡不思離騷云云蓋以淫樂失其國者不
援以爲據而輒妄及左氏何哉疏證引第十三

敬考太康失國其詳不可得聞惟離騷所述四語王逸
注爲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亦未允洽今釋其文當
是夏康娛悅九辯與九歌之樂因以自縱遂及難耳不
必更作淫聲也墨子非樂上有引五觀語似即五子之歌惜其文譌脫不可句讀故置不復載

夫太康好樂與否卽此爲證而其畋于洛表十旬弗反則可決其必無者離騷于述夏康後卽繼之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其數羿之失實惟遊畋與魏絳所稱脗合其不可移于太康一也魏絳因晉侯好田故及羿之好田豈明明太康有此炯鑑而不連及之以爲戒者其不可移于太康二也論語曰羿善射孟子亦云然惟其善射是以好田所謂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其不可移于太康三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羿雖甚下愚寧有已方以此得籍人之國而卽仍蹈其覆轍者其不可移于太康四也人亦未之深考爾

閻氏若璩曰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于戎

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云末因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此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鶻突語以告悼公乎 疏證第十三

敬考魏絳所稱夏訓必少康之後述后羿之事以為戒如虞箴所云在帝夷羿者其辭則與獲戎失華之義關合乃忽為悼公之問所間遂不得終其辭然猶以因民弗忍距于河則確知其不然閒嘗融會周楚漢晉諸傳注之文太康失國須于洛汭猶周厲王之出居于彘于

羿無與也民未忘夏故立其弟仲康仲康亦不能自振延及于相積衰已久羿乃得因其衆而代之太康時安得羿遂距之于河也哉

傳曰從言從畋孔正義曰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金氏履祥曰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邑國故五子御母以避難逃太康所之遡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于洛表俟而不反而爲歌也通鑑前編

敬考傳疏說五子從而俟在未有羿亂之前太康畋時已從久畋不反故云俟作者本意如是然已則好畋畋如此之遠而必令其弟空國奉母以從殊無是理金氏爲之說則五子從而俟在既有羿亂之後然國家遭此

大變五子奉母出奔未有不急于親見太康垂涕泣而道之者而乃流連中道從容歌怨處至急之時爲不急之談抑又何邪且太康縱逸豫滅德當宗國既已顛覆尚優游田獵忘其母而不反亦理所必無者矣

閻氏若璩曰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戊午啓生及啓卽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啓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疏證第一百四

姚氏際恒曰因五子稱予遂空撰出一母彷彿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爲用此一怨字耳疏證引一百四

敬考讀楚語士亹之云知稱五子者對啓之辭也夫太康淫放不肖于其首也不宜數五觀反遺太康則太康即在五子之內韋解信矣證諸書序所云昆弟五人者太康與其弟而五也須于洛汭者太康失國出走與其弟逡巡洛汭之間也人以其居洛汭而號爲五觀觀即洛汭矣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酈注洪水謂觀地在頓丘恐非以韋解爲正作五子之歌者當時之人作非五子自作也以啓如是之賢而有如是之子歌之者閔之也太康則失國矣其四子者皆未必能賢士亹與朱均管蔡同目爲姦子或爲太康所累未可知惟是禹之明德遠矣吾君之子謳歌攸歸吾君之孫何獨不與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衆且能復禹績於既滅之後人心之未忘一日忘禹也胡仲康嗣位

而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浸尋至于后相且爲羿所簒
其材不大可見乎然則五子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者
然與否與若其母之存亡又可存而不論云
蘇氏軾曰太康失國之後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
位之年胤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
蓋忠于夏也羿假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曰然則孔子
何取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
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久遠而亡之爾書傳
林氏之奇曰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仲康不爲羿所簒
至其子相然後見簒于羿則仲康有以制之也仲康沈機
先物督其獨斷故于卽位之初命胤侯以掌六師羿之所
以欲假借以爲威者旣爲胤侯所得故羿雖有彊悍之志

終仲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于廢時亂日意其欲黨于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爲不軌之謀故胤侯承王命以徂征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于此書紀載帝王之實迹以爲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書解

金氏履祥曰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紾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羲和遯

棄厥司旅拒厥邑盍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
征之師然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
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强僭而終仲康之
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功也通鑑前編
敬考作僞者于五子之歌爲之經曰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于胤征爲之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
爲天子于是後之說胤征者異議蠭起致令羲和一人
之身或爲有窮之羽翼或爲夏后之忠良胤征一事之
舉或爲靖難之王師或爲助虐之逆黨盖以羿之横也
前乎此者既距太康于河後乎此者方簒后相之位何
仲康之時聽其命將出師而不之問蘇氏知其不然則
以爲羿假王命以征其不順已者若是則聖人于尚書

奚取焉林氏覺其不安則以仲康命掌六師爲眞能攬大權矣果爾則羿失兵柄一匹夫爾執而誅之易易也金氏見其未允則以爲仲康特偏安于河南而先翦其黨與至其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則以爲勢未可年未至也夫窮羿一妄庸男子其相寒浞亦淫亂之尤甚者苟非夏后積衰已極自棄其民又安能因之以代其政若誠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如茲所云肇位四海命掌六師者將天下翕然響應而何羿之不足誅也反覆辨釋卒不可通如太康仲康之世羿原未嘗代夏政則紛紛之論羣喙皆息矣又考序書百篇夏止得四篇征不言何帝其入于仲康世者據史記也然史記于羿浞事全失紀錄索隱譏其䟽略之甚錄此序于仲康其果確與又考䟽證謂司馬氏獲見二十四篇逸書是以如爲仲康時非也使司馬氏獲見其書則必全錄其語如湯征湯誥篇矣且䟽氏謂其

多古文說以今考之如便程如伏物如不悖如靜哉如始飢不可枚舉皆伏書說也蓋遷弟嘗從安國問而未嘗受其書有及問者有不及問者惟百篇之序則伏書具有故微引特備此序必嘗時有為是說者史記據而承用之未必孔所親授矣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注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杜注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杜注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昭十七年

閻氏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云云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而僞作古文者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疏證第八

又曰余既通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盖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推蝕于房宿

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作十一年壬申歲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僞作古文者苟知此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旣合歷法又合典禮予謂其智不及此

並跋證第

八十一

敬考從古歷法至授時時憲二歷而始精閻氏以二歷推步誠能正其譌謬但仲康元年定爲壬戌乃皇極經世云爾非經傳確有明文可據作僞之敢于妄下季秋諸語亦恃其代遠難稽惟奏鼓之禮確爲建巳之月而不得移于季秋其顯與左所引夏書悖則無可置辨也又考魯太史所稱乃救護之典法以入晉師語中似覺不類

左傳曰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令之官也徇于路求歌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謠之言襄十四年

敬考羲和之罪序稱其湎淫廢時亂日則征之者自當就廢時亂日發論今無端援師曠引書語于胤侯誓中與羲和之職絕不相蒙不得已先之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承之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爲之傳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然上三者固不足以盡百官之職且皆規諫之事非常職也其襲左不可掩矣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廿三年

蘇氏軾曰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

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韓也而可乎書傳

姚氏際恒曰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弒逆之事焉知詩書者邪作僞者但以吾聞之曰爲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矣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上既云務從罔治又曰咸與維新是尚愛而不尚威矣忽承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抑何大相反邪總緣左氏所有成語悉收而取之雖此二語亦不忍捨遂啓後人無窮之口實爾又考蘇氏因先後將罪之專者必殺

無赦非虐政平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令無以加義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非非實事也愚謂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肯征造此政典不過采用荀子語而殺屬于此原非夏后眞有此政典也但荀子亦僅書曰然先將後時必有所指不得其已上之辭而止舉此二語無乃引劍不全何怪蘇氏以文致目之也

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襄二十九年）

傳曰（惟有慚德）慚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不去口（仲虺作誥）乃陳義告湯無可慚

郝氏敬曰聖人奉天伐暴何慚之有心慚而強爲之非聖人行事有慚而借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尚書辨解）

姚氏際恒曰案札之觀樂聞聲審音知帝王之德辨衆國

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迄春秋皆札自爲論識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扳据爲說安在其爲知樂邪其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慙德正是一例若是則文王亦當自爲有憾邪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即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原注邢邵甘露頌樂無慙德沈約謝示樂歌啓觀樂帝所達有慙德皆足證若是則武王亦當自爲未盡善邪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糢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嘆邪疏證引百二十一

攷考此作僞書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于仲虺之誥發端云惟有慙德且繫以辭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夫所謂口實者不過謂以臣放君不可爲訓則嘗考之揖

讖之局自禹止征誅之局不自湯始也大戴禮記稱孔子告宰予曰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五帝德史記亦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炎帝欲侵淩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五帝紀炎帝神農氏非天子乎軒轅氏非諸侯乎雖三戰得志事未必然而以黃代炎其非禪受也明甚然則來世之口實乃在軒轅而湯之兢兢焉慙而恐者豈誠以邃古以來征誅而得天下者必自湯始乎

傳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小大畏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

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創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朱子曰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語錄

姚氏際恒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爲自全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如此實乃增湯之慙豈惟不能釋湯之慙已乎疏證引百二十一

謹考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又曰以伐夏救民湯之伐桀爲救民計不爲自全計非惟天下信之卽萬世無不信之作僞者生程朱之前理學未明孟子未經表章故不禁以俗情入仲虺誥辭而所累于聖君賢相者甚矣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宣十二年

又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

又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三十年

姚氏際恒曰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爲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何爲提綱以取亂侮亡何爲條目乎中行獻子曰云云子皮曰云云皆僅有取亂侮亡

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二十一 疏證引百

敬考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役大弱役強荀子曰霸者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 王霸 者且不兼弱況王者乎則武之善經不可以入仲虺誥辭明矣

左傳魏絳曰書曰居安思危 杜注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襄十一年

敬考居安思危書辭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魏絳之言也若同以爲書辭不當分見于周官說命二篇若猶以爲絳之言也又不當出傅說之口矣

左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昭二十四年

又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孔正義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成二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林氏之奇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也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書解

姚氏際恒曰同德度義本甚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貿貿不察襲左此語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

邪古文襲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東晉作泰誓者正以同德度義與穆叔王子朝之言相類似古成語故以入書又特以管子語續之不用左氏原文而別置中篇以避與左顯遝之迹不然左氏一書豈能掩人不見邪林氏亦惟讀左而有疑焉故著此論意以為既古語矣則萇弘與大誓同引古語可無嫌爾又考蔡氏書集傳據林氏解而以為古兵志之語又考古經傳引書原有引意之例管子所引泰誓之辭意即蓑引所引大誓之辭變文以見意而非書之原文與然以為果原文也則不當易武王為予以為非原文也又不當分用于上中兩篇矣

杜氏預曰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無害左傳注

傳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

優劣勝負可見

姚氏際恒曰杜預注云云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易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不可解矣而傳乃強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與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作僞者參用穆叔王子朝二事以致謬誤觀傳用鈞字可見其出于彼文然同心同德不可訓爲德鈞則

此同德字亦不訓為德劉也審矣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又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昭元年）

荀子曰周公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儒效）

司馬氏遷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史記管蔡世家）

淮南內書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族黍

郝氏敬曰孔書偽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佗云云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偽增也

又曰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木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

又曰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爲此逵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並書辨解

敬考郝氏辨解金縢謂管叔者王及二公殺之而周公

不知也持論甚力綜其實亦未盡然周公誅管叔左氏而下史傳歴歴言之不必爲周公諱然其誅之也以其作亂非以其流言此公私之別也僞書則全遺啓殷以畔慝間王室諸事跡而但云羣叔流言則周公爲明已而殺兄廢弟害于義者大矣郝氏痛摘其失也宜哉閻氏若璩口讀左氏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顚末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以爲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

氏也疏證第八十

敬考祝佗述管蔡之事已畢而後證以其命書曰一語則命書本無詳敘其事可知其事則于紀事之書別見而不重記于命書之首也即書序亦止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亦不詳敘管蔡始末則可知其事別見矣其云蔡叔既沒實能補左所未及不似僞命純襲左氏而加舛焉爾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

又卜不襲吉哀十年

敬考天下大器也非人人可以寄託也舜讓天下于禹禹既讓皐陶矣誠以皐陶爲可勝任終讓之可爾不然

亦如堯典讓及稷契次及于益下此雖有功臣皆可巽位而乃欲假枚卜以定之乎徒以左氏官占蔽志之文無可位置遂襍舉枚卜及襲吉二事作此無聊之語知非情事之實矣又考杜注枚卜謂不斥言所卜以命龜證以昭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文論信今誤解為歷卜而用之例禹亦不識枚卜之義者又考堯典舜讓于德弗嗣郎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舜之固讓堯之固巽可知矣蓋唐虞大政可紀者衆區區讓辭不足詳錄何至禹而覼縷如此　又考舜之授禹也詢謀僉同惟臯陶亦必與謀也當禹讓于臯陶舜于此必且止其讓乃創稱美臯陶之功以有其所讓之意臯陶于此知巽位非禹不可亦必以已不如禹昌言于衆使禹無復可讓乃但歸功帝德絕無一言更及于禹而舜復稱美之一時問答寬若忘其巽禹初意而姑為是閒語者何耶

一枚以國語而知其僞也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

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書解以書解卿士也

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

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

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

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

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

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

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

樾考說命之作全藍本于此而誤讀國語合二事為一

事國語于茲故不言下特曰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

方之賢聖卽自公子張之釋之者于三年默以思道下

特曰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是不言思道者一事夢求得說者又一事分晰至爲明切賈唐不善讀國語故注武丁作書云書說命也韋昭善讀國語故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是作書告卿士者一時作象求傅說者又一時也分之則于經傳所言無不合合之則顯悖此眞僞之辨矣

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憲問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坊記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重言

淮南內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泰族

敬考據諸傳所稱高宗不言與夢說事絕不相蒙者也

其論語禮記皆引無逸爲說淮南亦無逸之變文呂覽所述與國語合亦即無逸而敷暢其旨今就無逸觀之其曰亮陰不言則無免喪猶不言可知也曰言乃雍則非終不自言而猶待得人以代言可知也惟欲由不言牽合夢說不得不遷就其辭致多抵捂矣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趙注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　告子）

呂覽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訓胥靡刑罪之名也）上相天子（求人）

劉氏向曰陳子說梁王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秖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說苑　善說）

故考高宗夢得說與三年不言亦有不相涉者也蓋因憂求賢事原幻化偶爾得之難容逆測刻劃曰甘盤祖

巳諸人朝臣未嘗無賢君必待傅說而代之言設思而無夢夢而不得得而不賢將終不言乎作者于漢晉之後傅僞踵謬襲用而加甚焉矣

司馬氏遷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爲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史記殷本紀

皇甫氏謐曰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伯官總巳聽于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羣臣諫武丁于是思建良輔已上出太平御覽巳下御覽多脫誤用書正義校補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

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官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帝王世紀

敬考漢晉紀高宗事者以漸而謁司馬增求得其佐語皇甫謐思建良輔語似亦欲聯合二事爲一然于夢說事仍爲特提別起其所述夜而夢悟而思旦而求則情形宛然蓋夢境恍惚不堪久秘若謂羣臣咸諫而後王乃作書作書而後得象則是羣臣不進諫王猶不言也帝雖賚予良弼且不急求也情事脫略大非其實矣又

史記正義世紀述黃帝夢大風寤而歎求得風后力牧湧

昭四年左傳述叔孫穆子夢號牛旦而背名其徒前漢

述文帝夢上天覺而之漸臺皆既得有夢即求其人亦情事必然之實也

又考皇甫謐既免憂猶不言語大謬蓋以諒闇不言孔子明言古之人皆然則羣臣無所禀諫矣然宅憂不言古人皆然免喪不言古之人皆不然也果爾孔子不亦失言乎然則何以卿士患之則禮所云殷衰而後典禮廢而復起當時此禮久廢高宗獨能行之故諸臣有怪而疑者何必移不言于免喪之後哉

又考高宗恐德之不類故于守禮之時寓默觀之識司馬揩未得其佐自非而曰以觀國風則是高宗賢王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出伏生大傳特以未習政事恐有差失默觀三年既熟則言耳夫道不虛立思不如學故默以思道者後人稱說之辭觀國

之風者當日情事之實也謂恭默思道眞出高宗之口

且爲帝賚之符也信乎又考武丁作書不知何名亦必百篇之外逸書也國語所述其發端數語言乃雅之實必見是篇不暇繚繞矣今茲擬作寂寥已甚若未斷章何以書爲又考史記曰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補敘允當蒙則肖矣人之實否正未可知若不先以詢事考言而遽寘諸左右爭有不爲魯之牛淺之卯者

國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歸告王曰云云先王之令有之曰韋解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周

閻氏若璩曰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從以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昧目妄語之人乎

姚氏際恒曰作僞者以文武之教令爲湯之教令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夔字卽應上善字慆淫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别置于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剽竊古義既已乖舛不符又復隔越不貫胡其至此邪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作者往往分裂經傳原文以就我取其易於敷衍成篇也故湯誥既離析論語散入篇中茲又離析國語語以其所云天道天休與上帝帝心之文相應則采割用之周令商誥所弗計矣

一枚以禮記而知其僞也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

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蔡氏沈曰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咎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書集傳

眞氏德秀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集傳纂注引

閻氏若璩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王言也故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蓋成王之說于是且于

餘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云云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云云以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倒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無罪可乎不可也成王免喪朝于廟延羣臣進戒之辭而作敬之詩又延訪羣臣而作小毖詩其孜孜求言如此曾幾何時而變爲君陳此語邪辨證第二十七

敬考讀眞古文二十八篇臣之對君從無涉于面諛一語甚且大禹以丹朱傲戒舜矣甚且周公以殷王受迷亂戒成王矣讀僞書大禹謨臯陶曰帝德罔愆云云後

口而陳所以而諫帝舜者惟恐不至也讀僞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云云後口而陳所以面諛成湯者惟恐不至也蓋秦漢庸君主驕臣諂人臣敷奏必先頌揚作者身處叔季習爲故常不覺于古大臣口中亦作此言累明良之盛軌開諂諛之前茅今玆又誣成王以導諛而後人眞以爲成王失言也豈不冤哉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姚氏際恒曰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已德告太甲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得無靦靦非少

主臣乎疏證引二十七

敬考史記及鄭目伊尹作咸有一德當成湯之世而緇衣引作尹吉此當時書湯之得伊尹者頌美之辭言伊尹能合德于湯也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意在于頌伊尹故亦名其書尹吉尹吉者美伊尹也東晉作者退其第于太甲之世而用其語爲伊尹訓太甲則是伊尹自稱其一德且先己而後湯悖理已甚夫緇衣固未嘗以爲伊尹所自言也即以爲伊尹所自言而不得其已上已下之辭則言固有不得而通者咸邱蒙述北山之章孟子敎以意逆志若不然則周公有言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惟其知爲金縢之冊故不但文無害抑其忠愛

悱惻誠溢于言若移作訓成王之辭則大悖矣今襲用緇衣而先之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繼之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尹躬先湯而受天命作神主也豈復人臣之言哉又考鄭注緇衣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吉伊尹之告也此亦誤解書序書序云伊尹作咸有一德然不必伊尹自作也如云周公作金縢金縢固非周公自作也然則咸有一德又名尹吉不得改爲尹告也矣　又考咸有一德之篇亡無以確知所謂一德者云何詳緇衣引以證君不疑臣臣不惑君之義則可知爲同心同德矣即鄭注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或義亦不殊作書者似誤解爲純一不貳通篇皆符此立論虛證六十一載姚氏云篇中句末用德字十一末用一字四句用一德者四其句內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斜纏繞此始學語者所爲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

閻氏若璩曰禮記引尹吉曰康成注曰書序以爲咸有壹

德其確指如此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旣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均爲尹吉曰乃竄入太甲上篇中邪邪疏證第十六

敬考鄭康成亦未獲見逸書咸有一德之篇者也惟緇衣所引尹吉明有咸有壹德字故康成云爾其云尹吉者古人各篇傳受各異然尹吉卽爲咸有一德則信而有徵今以入太甲篇中殊爲可怪緇衣再引太甲者曰太甲忽于此更爲尹吉有是理乎

王氏栢曰自周有終周字之義甚爲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于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誤也書疑

閻氏若璩曰鄭注云天當爲先晚出書卽是先字其出康

成復何待云

疏證第一百十九

敬考改經釋經之弊濫觴于東漢至宋而甚至元而極康成于此經天字不能解注爲先作太甲者亦不能解依康成易天爲先周字則鄭注原有忠信爲周之解故不復易而爲傳曰周忠信也王氏又欲並周字更之則二十八篇之中可更者多矣且天字亦正未必誤也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天字亦難解惟以下文天廸格保證之而知其非誤若尹吉原書具存安知不亦可解乎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純或爲煩

敬考鄭讀緇衣民立而正句事純而祭祀句似非當以

民立而正事句純而祭祀句今刪取上句正事字下句純字撰成政事惟醇一句又別用鄭注煩字意撰瀆于謚祀一句謂爵無及惡德于前果爾則緇衣引書以登不可爲卜筮意本重在事神則雖句壹不知其必隔越十二句而但引爵無及惡德冠于數語之首誠何解也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敬考太甲中篇伊尹作書既用此四語以爲發端必當以君民相倚之故切陳民不可玩之理以爲訓戒乃承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而遂戛然而止與前四言絕不相蒙會伊尹特作之書而乃若是乎

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班氏固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禼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艸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謂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序

閻氏若璩曰周禮不合于周官錯雜無足疑也周官篇其

自漢晉百官公卿表來乎 疏證第六十二

敬考周官列于經者千餘年矣而知其出于漢表者班氏生典籍殘缺之後其曰夏殷亡聞宜也成王當文獻大備之日監于二代正宜詳述夏殷之制以見損益之原何亦止曰官倍而已即古文簡質亦當略舉其槩如唐虞云云者何絕不之及豈非漢表亡聞者周書亦未之聞邪猶謂非襲漢表得乎若云三公坐而論道變理陰陽則言大而夸矣故古者政事之外別無所謂道經理人事之外別無所謂陰陽此漢相陳平丙吉之飾辭要亦當時之恒言固不若漢表所云坐而議政者猶為近得其實爾 又考官倍字即用明堂位文而五十字不用者蓋以堯典皋謨明有百工百僚字故云惟百也 又考二十八篇稱王從無冠以代號者蓋書為周書則但云王即知為周王矣如春秋魯史也于

魯公止稱公經不從以魯故此史例也亦文理也作周官者豈不達此而云周王者抑亦身居異代故不覺以周王之稱闌入耳

一校以書序而知其僞也

孔氏穎達曰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書正義

閻氏若璩曰益稷據書序原只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蓋當于其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疏證第六十六

攷考馬鄭王所據書序乃眞古文也其棄稷篇西漢猶
藏秘府楊子雲曾校書天祿閣劉棻從之學作古文奇
字則猶見秘府棄稷之篇理誠有之作僞者欲足五十
八篇之數遂割皐謨之半以充之見禹言有益稷字因
改棄爲益而爲之傳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然皐謨首
尾相涵體勢盤結萬不可分即益稷發端汝亦昌言苟
今文無所承亦匪通矣又考閻氏疏證云蔡傳謂古者簡編繁重大故釐而二之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八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皐陶謨釐而二乎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
婁氏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遂滅殷史記殷本傳

敬考伐紂克殷止此一舉事當武王之十一年而非十三年也書序與書並出而叓敬生于秦尚及見未焚之書其言猶信漢儒轉相傳說久而愈失其眞武帝時僞泰誓遂以八百諸侯之會孟津爲觀兵而旋歸居二年復伐而後克殷也然固未嘗明言觀兵爲何年居二年又爲何年故史記直繫觀兵于九年而十一年伐紂克殷則猶如故也

司馬氏遷曰武王卽位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曰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

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祭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

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史記周本紀

敬考太史公此紀全用彼泰誓文間以他語增竄其間彼泰誓不傳無由確知何者爲馬所增而觀兵之上冠以九年戊午師渡盟津之上冠以十一年則確爲太史公用書序修也至西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以觀兵爲十一年以克殷爲十三年則謬矣

劉氏歆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泰誓序前二語）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此洪範序）洪範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

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泰誓序後二語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埜夜陳至甲子昧爽而合矣前漢書律歷志

傳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又曰惟十有三年春此周之孟春

敬考序所云一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也文本明顯惟劉歆以克殷爲十三年事遂支離序文以就已說至謂武王統文王之年以爲年此尤其謬之甚者而漢魏已來沿誤不改東晉作者安能不遵守其說故既用以傳

序復用以作經不曰十有一年而曰十有三年豈得謂紀年之實錄乎又考史記十一年則是十二月則非其于甲子昧爽冠以二月甲子上距戊午方七日耳何得繫于十二月若以爲六十七日則孟津至牧野何得有七旬之程而劉歆謂一月爲周正月亦非湯用玄牡未變夏之典禮也洪範十有三祀未改商之正朔也焉有遽用周正乎傳曰周之孟春非蔡守劉說而不敢易歟

金氏履祥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蔡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劭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孟辨其四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通鑑前篇敬考劉歆所以致誤正以合洪範于泰誓朱子所以誤

信亦以合洪範于泰誓然史記明言克殷後二年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周紀伏生大傳亦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雖傳聞異辭而十一年克商十三年始訪箕子諒非無故矣又考閻氏疏證第五十四云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年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更以逸事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更書朔朏絕不繫以時不盡見朱子確邪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爲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予故備論之以俟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傳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

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功業未就之故故

我與諸侯觀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悛

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伊川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其君乎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答徐元聘書

閻氏若璩曰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由漢迄宋初未有

敢議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說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讀之泰誓上篇曰惟我文考至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至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又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疏證第二十六

皆考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橫渠伊川兩先生皆未嘗疑僞古文而言精于義自足正僞書之謬葢馬融之疑西漢泰誓也曾摘其荒誕不經之處以爲病故東晉泰誓舉其一切神怪之語悉芟除不用而觀兵之說未經人之議及以爲武王信有其事而承用以著于篇宋

儒林蔡注釋猶必曲爲之諱知其僞無事辭費矣

逸周書曰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文傳解

伏氏勝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尚書大傳

司馬氏遷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記周本紀

閻氏若璩曰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授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由漢迄唐各有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冤始白今試平

心易氣取脱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説乎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專征始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疏證第二十六 考歐陽泰誓論載本集文多不錄

敬考文王受命改元漢後儒者皆以爲然而年數互異或稱七年書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考史記乃是十年或孔所見猶七字七與十形似而訛或稱十年今本史記惟劉歆則稱九年東晉作者始終盖于劉歆之說深信而不疑故既用以傳泰誓之序又用以作武成之經令文王不改元之義人所共信此九年云云其必不可通也決矣又考閻氏疏證第二十六云按朱子又謂歐公泰誓論歷破史遷之說亦未見得史遷全非歐公全是盖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未即位

前便書爲王邪到這裏總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余謂朱子猶未確信梅書爲僞撰若果信爲僞撰則此等難理會處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稱王說已彰著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從未經拈出益墨子兼愛中篇云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云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僞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自難理會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司馬氏遷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

敬考天子出行曰狩如云巡狩及天王狩于河陽是也又田獵亦曰狩如云秋獮冬狩是也證以周頌時邁之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正甫伐殷時事則西歸之後因舉時巡之典故曰行狩邁與周頌相表裏獸與狩同音古字多通假用之則書序歸獸當爲西歸行狩而不得僅以歸馬牛當之明矣史臣作武成當並記行狩之歲

事而不得獨畧之又明矣

傳曰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敬考僞書二十五篇作傳人即作經人也書序歸獸本謂西歸行狩惟作傳者誤解爲歸馬牛故作武成經者于王至于豐後他政皆不遑暇及亟綴以歸馬放牛之文書序識其政事本謂史臣記武王之政事作傳者誤解爲武王識殷之政事故作武成經者舉禱神東征巫律牧野諸事及反商諸政俱入武王口中而于列爵惟五下特標其義于傳曰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皆用其私說以合序義者其情定如此後人紛紛更定則又不識作者之意矣

孔氏穎達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于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已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云蒯聵禱祖云云彼二者于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物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

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爾尚書正義敬考眞古文文先而題後故文逆而事信僞古文題先而文後故文泥而事逆正義云聖人有作理必不爾是則信然若謂既戊午已下又是史辭則非也史既敘事曷爲以一月二月之事述于四月之後乎蓋既禱神而卽及渡河既而伐紂既而克商既而反商政事本相續文亦相承皆追述其事以告諸侯者皆王言也夫湯誥曰誥故擬作誥詞泰誓曰誓故擬作誓詞若武成則誓既不可誥亦不必故凡諸勸懲之語槩置不及但歴述其弔伐之迹與夫偃武修文之政以爲大告武成者其鋪張揚厲理宜如此此正其相題行文之本懷然而語

勢不完文體不類雖尊信如仲達者不能不竊議其後矣又考宋明諸儒各有更定皆本正義此書既非本經又失作意均不復載

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陸氏德明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見獻見于周書正義

閻氏若璩曰馬融鄭康成如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云云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其理明義精之學或不如後代而博物洽聞迥非後代所能彷彿豈並獒字亦不識之乎疏證第七十五

姚氏際恒曰蔡氏解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宜受作訓以戒王竊以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于一獒恐無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諄戒何邪獒當如馬鄭二家作豪解尚可疏證引七十五

敬考閻謂馬鄭眞見旅獒逸篇之文非也然馬鄭雖不及目見其言自有所受蓋馬鄭作傳注實因諸賈逵賈逵則受諸父徽賈徽則受諸塗惲塗惲則遠自都尉朝朝則親受業于孔安國者也塗惲賈徽生西漢之末猶及見十六篇之逸書則讀獒爲豪必按篇中文與義而知之斯不誣矣且豪酋獻見義本正大證以旅巢命之序例亦相符蓋古文字多假借武成序狩借爲獸旅獒序豪借爲獒以獸爲牛馬以獒爲犬誤讀正相似爾

閻氏若璩曰旅獒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槩取篇中字而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而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拔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漏出號謚第七十五

敬者作僞者依傍書序不覺以書序之辭闌入讀眞古文二十八篇從無云某作某者惟書序每篇必稱作某或稱某作此作序之體然也僞書習誦而熟狃故于五子之歌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于仲虺之誥曰仲虺乃作誥于太甲上中皆曰伊尹作書于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而于此直書序文曰太保乃作旅獒更爲襲序之

顯而易見者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劉氏歆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前漢書律歷志

鄭氏玄曰今其逸篇有策命霍侯之事與此序相應書正義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之外尚存殘簡故伏生大傳所述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孔壁增多十六篇之外亦有殘簡故殷本紀所述有湯征之文王莽傳所述有嘉禾之文至東漢猶有傳者故不但劉據以作歷鄭亦據以說序而均不謂康王命畢公也今並劉鄭所見亦亡故不能確覈其故矣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司馬氏遷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周本紀

敬考前漢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盖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似應所讀書序即已訛易而要以太史公所傳爲得其正東晉作冏命者則純用應說爲之爾

一校以眞古文逸篇而知其僞也

司馬氏遷曰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女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海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

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殷本紀

敬考此孔傳所發眞湯誥也太史公親問孔安國得其辭載其畧如此與東晉湯誥無一字相應雖其文經太史公所竄易而語質氣古不似僞作之剽竊論語傳衍支離者矣又考桀之當伐與湯之不得不伐湯誓已具不待辭費而天下信之也至湯誥則誥戒諸侯而伐桀事無庸再述矣東晉湯誥則全爲桀自伐桀之故其誥戒造邦者惟所用周命四語而已 又考惟三月確有其時至東郊確有其地告諸侯羣后確有其人蓋古者訓誥多是面語僞作云誕告萬方王圖不能盡萬方之人而面見之也詎信論語萬方云云爲早嚼之辭矣

劉氏歆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考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

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鄭注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前漢書律歷志

故考孔壁所發之頁伊訓獻諸秘府劉歆校經見而好之載其文于三統歷者如此此太甲使伊尹資羣牧而訓之而非伊尹訓太甲也明甚東晉作者意太甲即位之初伊尹必當有以訓之故改作訓太甲之書其誕資有牧方明一語既不合已意則删之書序使字亦不合已意則又删之盡亦思劉所述之伊訓乃漢室眞古文而顧悖之乎又考百篇以訓名者惟伊訓及高宗之訓其文皆不可得見作者以高宗肜日有乃訓于王之文遂謂既名爲訓必臣戒其君之辭然古人因事立文因文命名初不豫定此體以成此文禹皐陳戒乃名爲謨無逸立政不備爲訓名誥洛誥則皆以臣戒君之辭何必名爲訓者不爲資有牧而爲訓太甲邪

傳曰伊訓稱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稱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即吉服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又曰三祀十有二月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月也書集傳

閻氏若璩曰治歴者以至朔同日爲歴元班固律歴志過至朔同日悉載之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卯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曰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曰徵于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或者徒見蔡氏書

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于此其祀先生者以冬至祀上帝之故不然商實未改月則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歷元而書之乎

又曰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祀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揔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爲卽位之禮不得不以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祀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爲建子矣並疏證第六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曰二

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

又曰余因思僞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非以是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即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年必改于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闋反覆追究無一可者益僞作此書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視古人益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第十八並駁證

敬考君薨既殯而即位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也即位而不改元踰年而後改元一歲不可繫以二君也元祀十有二月乃太甲之元祀非仲王之末祀也祠先王

于方明乃以冬至配上帝非奠殯而告也作僞者始終以伊尹不可放太甲故謂湯崩于元年十一月又于太甲篇特立三祀十有二月歸亳之文明服闋而卽歸惟恐謚一日而猶不免爲放此實作者之本情然當年改元二十六月卽吉此上古必無之禮蔡氏曲爲之說不但與眞古文至朔同日之義悖且與商周改月之制大不符矣豈非事之僞者反覆有所牴捂與又考伊訓原文乙丑正是朔日僞作以爲奠殯而告則未必正値朔日故刪去朔字蔡仍爲之傳曰乙丑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抑知劉歆以歷法推之乃是至朔同日也乎

劉氏歆曰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云云癸巳武王始發云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云云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云云閏月庚寅朔云云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前漢書律歷志

徵考此武成逸文乃漢室之眞古文所謂傳聞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內外相應者也乃僞作武成者既采用其首節豈不見下文尚有二節而故與之違者有不得不然之勢爾牧野之伐既不用于史臣敘次之文而用于武王大告之口則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非辭矣且由戊午而癸亥由癸亥而甲子其逃甲子

也方詳敘其若林之旅倒戈之徒流杵之血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槩棄而不惜也若戊午迄甲子既用以入武王之口則歸馬放牛文無所繫故特立王來自商之文王來自商于經傳無可考直以意斷曰哉生明嫌于庚戌為日太遠故移前數日以丁未祀于周廟而庚戌移以祀天地山川其必增柴望而不用祀于天位原文者以初征之始厎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馘之舉更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棄而不惜也然以為偽則俱偽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為眞則俱眞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又考蘇[illegible]第五云古人之書將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

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一校以見存眞古文而知其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趙氏岐曰放勳堯名孟子注

司馬氏貞曰放勳名史記索隱

陸氏德明曰馬融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經典釋文

毛氏奇齡曰堯舜禹皆當世通稱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考諸書而無不然者書廣聽錄

徵考孟子放勳乃徂落又放勳曰大戴禮記五帝德楚詞離騷史記五帝本紀諸書無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者合諸經文曰放勳者名放勳也義至明顯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氏上僞傳改爲倣功又訓文命爲文德

敎命綴其文于大禹謨而增敷于四海四字姚方興則之亦訓重華爲光文重合綴其文于舜典而增協于帝三字遂令後人不得不就文爲義重華文命不得以名舜禹卽令放勳不得以名堯若使堯不名放勳孟子何故勑以命之而至功倣功倣功曰者其說若此諸謬訓反覆環生尚書開卷三字訖無定解知舜典禹謨之僞則堯典孟子之義燎然矣又考曰堯曰舜曰禹曰湯一也湯名履不名湯則堯舜禹非名可類觀然皆生號謂死謚者附會之說也

堯典帝曰欽哉愼徽五典云云

王氏栢曰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畧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脈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

見堯之簡不見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于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之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

書疑

閻氏若璩曰今之堯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並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

又曰今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並疏證第六十五

徐氏與喬曰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接愼徽五典云云本一

典而後人溢二十八字分作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結構不佳蓋篇首曰若稽古提句冒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義和下詳帝治之節目特提命官至定時成歲一結疇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嬪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畢巽位之案此下攝位行事雖舜事皆堯事至遏密八音方畢堯案帝曰欽哉尚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一篇也初學辨體

顧氏炎武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日知錄

敬考帝曰欽哉命之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也文義逈屬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二十八字之妄增

甚明且郎二十八字讀之既曰稽古帝舜矣又曰重華協于帝兩帝混淆所謂帝者何帝耶漢書高紀稱高祖曰帝曰上惠紀文紀則必曰高皇帝曰先帝不得但稱高祖爲帝爲上此古今不易之文理也觀眞古文堯典篇首題曰帝堯後凡言帝者皆堯也帝乃殂落之後格文祖尚稱舜咨四岳尚稱舜至命禹始稱帝曰俞氏謂問答之辭已明是也今爲舜作典而又亟稱堯爲帝豈經有是文理乎則二十八字之爲梗于堯典中者必黜何疑

堯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又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左傳魯大史克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土地之官又八愷即垂益禹皋陶之倫 文十八年）

蘇氏軾曰書曰云云而左氏傳亦云云則百揆司空之職也（書傳）

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又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云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云云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周）

左傳鄭莊公曰夫許大岳之胤也（隱十一年）

又周史曰姜大嶽之後也（莊二十二年）

又戎子曰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襄十四年）

敬考百揆四岳皆非官名也百揆者司空之職也四岳者人名也左國明文可據僞作周官者誤解爲官名爲之經曰內有百揆四岳遂令後人承訛踵謬羣以爲官名矣因以百揆爲冢宰四岳爲主四方諸侯習非而不悟甚矣哉 又考曰若稽古漢儒皆訓爲順考古道故漢已來文誥之辭多用稽古字至宋儒程子李校書輩謂考古某人之事言之非訓如明今微子之命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豈周初即訓爲順考古道耶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

又分北三苗

皋陶謨禹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敬考竄者放其君也分北者徙其民也分北卽皋陶象

刑之所施也三苗之事明著于經者如此周秦已降傳其事者言人人殊作禹謨者傅徵而兼收之聯合禹征苗舜舞干羽諸事綴于篇末豈知其爲雜合哉

墨子曰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兼愛下

又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云云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云云禹既已克有三苗云云天下乃靜非攻

戰國策蘇秦曰舜伐三苗秦策

司馬氏遷曰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史記起本傳

淮南內書曰舜伐有苗兵畧訓

又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修務訓

敬考諸子言舜禹伐三苗者如此曰克有三苗曰滅之無非師修德之說也蓋既伐則未有不克者以至仁伐至不仁刱合羣后之全力以行天討而何逆命之有

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

呂覽曰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

淮南內書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齊俗訓繆稱訓同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

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未竭也久喻教而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卷三

賈氏誼曰舜舞干羽而三苗服新書匈奴

敬考諸子言舜修德服有苗者如此玩其文義似即本皐陶謨之語轉相傳述而離其眞然云請伐不許則無會羣后誓師之事可知也今合二說而兼用之則于情事多所牴牾矣向于燕市得經史辨體一卷有丹注字不知名氏于此節注曰三苗之君在舜攝位時已竄于三危矣其留頑民亦止菲郎工非能叛也舜方使皐陶象刑以治之不煩兵也而謂禹攝位而尚兵征不服吾不信也且以堯舜之德歷年如此之久而猶不化乃化

于舞干羽之七旬有是理乎此戰國時人傅會夸張習氣而謂虞夏史臣作此語誣亦甚矣又曰以叟形有苗立言不類又考此所云有與說苑指武篇所偁文王伐崇事絕相類三旬字似亦本之其詞曰文王伐崇崇墉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不詒後人習爲此說以動人聽聞抑思聖人政教無時不修若前此未能誕敷豈復所以爲舜作者誣生秦漢之後習而不察也

君奭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

孔氏穎達曰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人宅于河自河徂亳既厥終罔顯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于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節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時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

大有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旣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書正義

敬考甘盤者武丁時之賢佐保乂殷室者也作說命者誤以不言愛說合爲一事若高宗必待傅說而後言未得傅說舉朝無可與言者則無以處大甘盤乃曰舊學云爾曰即位佐之得說在後云爾然後雖得說甘盤焉往正義遂謂其時已死然學而遯遯而入河則又不得謂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左支右詘其悖戾之甚者雖仲達不能強爲之說矣

韋氏昭曰以入自河于河遷于河內從河內往都亳也國語解

傳曰旣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

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徙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

明之德

敬考從古建都惟殷最遷從契至成湯凡八遷矣自成湯至盤庚又五遷矣故并解入河徙亳亦曰遷都也然以無逸之言證之高宗舊勞于外外者河也自河徙亳由民間徙即天子位也盤庚遷于殷殷者亳也中更小辛小乙未聞遷都小乙猶都亳也此國語述武丁之事云然今以入高宗之口而增遯于荒野不經之甚小乙使之居不可言遯居民間正所以學不可言廢學且民間非荒野也事之信者無徙不合其僞者觸處窒礙矣

蘇氏軾曰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

不仕堯舜夾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亦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武丁勤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遯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後命之哉書傳

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何遯于荒野

語錄

蔡氏沈曰無逸言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書傳

敬考無端而甘盤死無端而甘盤遯無稽之談伊何多邪而要皆生于說命之妄作夫甘盤既遯矣猶謂其保又有殷也然則周公非乎入河徂亳甘盤遯所也以爲武丁自公子張不又妄語乎朱子心知其謬而于高宗之遯卒無以解也本不可解也故不僞僞書必未嘗讀書而求其通求其通至于萬無可通斯不得不僞矣

